



##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

□牧林铨(浙江省作协会员)

1857年的一个冬日,毕秀姑降生于余杭仓前的毕家塘。当时的毕家塘只是一个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落,周遭清水幽幽、绿荫环绕。

自古红颜多薄命,毕秀姑幼年丧父(生父毕承祥),其母王氏后改嫁喻敬天。毕秀姑后去葛家当童养媳。同治十一年三月,十七岁的毕秀姑与二十八岁的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成婚。葛品连既粗又丑,自然免不了有一些闲言碎语: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

毕秀姑天生秀丽,虽无钱施粉黛,可浑身洋溢着清纯气息,尤妙在肌肤莹彻,可谓修身绣玉。平日里又喜穿白色上衣,下着绿色裤子,望去尤如一株小白菜,故有“小白菜”之雅号。有年仓前的龙舟会,余杭赶来观龙舟的浪子们见到小白菜如此标致,追哄得人群沸反盈天,自此后这个腼腆女子更少出门了。是有人生疑窦,穷家僻舍人家怎生出如此出脱的人来。自有人说这一域曾是太平军攻余杭城时,守军在阵前铺下笔杆,攻城的马匹踩在笔杆上纷纷跌倒,造成太平军兵败失利,至今老余杭处尚有笔杆滩之说。兴许是逃难宦宦绅士留下后裔,也有毕秀姑原生于南京一说。

葛品连的继父沈体仁是个木匠,曾给余杭杨乃武家干过活,由继父出面央求杨乃武租了县衙前的两间空屋,从此小白菜成了杨家的房客。杨乃武家道殷实,杨乃武祖父辈可谓中兴,杨乃武祖父生有十子,分家业时各得金碗一只、金筷一双。杨乃武二十中秀才,三十一中举人,数余杭一枝笔。大有解衣读《离骚》,磅礴著文章,春风得意之势。那些浪荡轻浮年少,哪能上杨家打诨,可古今小人一个样,自己要不到的便谤讥于人,自然闹出了“羊吃白菜”的谣言。

倒是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仗仗权势,叫人以绣花为名把小白菜骗出来,用药迷倒小白菜,而后将她奸污了。

自古桀骜多灾难,文人才子多不幸,可这个杨乃武桀也桀得够酷的,甚至连浙江学使胡瑞澜大堂上也会与其顶撞起来。

其实余杭知县刘锡彤与杨乃武早就结怨。一次杨乃武乘船外出,船行至余杭东门外“文昌阁”时,适逢刘知县来余杭上任,官船上大叫民船让开,谁知这个杨乃武不但不让,竟还躺在船舱里。那边官船仍大叫让路,此时杨乃武跳将起来,立于船头,大吼道:“我是新科举人杨乃武,我家有一双金筷子,若要打官司,我只需化一双筷子就能打赢。”说完,杨乃武又进舱躺着。官船内有人告知刘知县道,杨家是如何之势,杨乃武是如此之才,刘知县只得让杨乃武船先行,也因此刘锡彤心中埋下夙怨。

至于要把如此号称“清末四大奇案”之一杨案逆袭,主观上得力于杨乃武胞姐杨淑英和贤妻詹翠凤(续妻)两度上京告状;客观上迫于民间申报的舆论,翁同和等力谏慈禧借“振刷纲纪”,内中包括打击异己,否则能为一个小小举人罢免百余官员?杨案定夺:小白菜是畏刑诬攀,与杨乃武并无私情,但属

男女混杂,判杖八十,方行开释。晚清这杨案,始于1873年,至1876年而审清,历时四年。

四指落残的小白菜从京城回来后,婆家蔑视,杨家仇恨,乡痞嘲笑,地保训斥,均视之“祸水”。又家徒四壁,万念俱灰,小白菜思前顾后,唯有斩断红尘。毕秀姑与邻里们说:“这就是命。”

对大多数人而言,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,今天和昨天似乎没什么不同。命运往往就是如此:有的人事事不顺,有的人一帆风顺。于是那年六月十九日,观音菩萨成道的日子,在邻里董高氏、郁氏等余杭镇上十七位大嫂的护送下,小白菜去南门外淮提庵(今中南村木竹路处)削发为尼。然身在佛门中的小白菜思亲之情不泯,每年清明都回毕家塘祭扫父母之墓,也数度为丈夫上坟,杨乃武妻去世,毕秀姑手提两串银锭前去吊唁。

毕秀姑法名慧定,木鱼蒲团中度过了五十个春秋,于1830年圆寂,法寿七十有四。余杭镇上董润卿为首的东南义社及姚锡和等绅士议定,将她安葬于大东门外文昌阁附近小青庙处。其用意是:这里曾是余杭上杭城官道,惹人显眼。二是小青庙原有七棵青松,这七棵青松,也有个来历。有位店主外出收账时随带一狗,那店主回家后,发现狗、账册俱失,等店主再找到那狗时,那狗已饿死,狗尸下正是那账册,主人便义葬那犬,并种上七棵青松。将小白菜葬于此,也许出于对她灵魂的慰藉吧!坟塔由六块青石板拼缀而成,后被毁。1985年余杭镇政府在安乐山东麓,按原样重修小白菜墓穴,现墓内只有小白菜圆寂时的那口缸。

出余杭西安山村的杨乃武墓倒是原葬的,现墓前立有两碑:一块是安山村等6单位联立的“杨乃武之墓”新碑,一块毁于“文革”,后从村民周齐生家寻来胶合而成的是原墓碑。

杨乃武平反后,为报答《申报》仗义,曾去《申报》当了一段时间编辑,后回故土养蚕,杨记蚕种倒是那时这一域名优产品。从原杨乃武墓迹象来看,杨家已家道中落了(现墓是当地政府经过修缮,辟成旅游点)。老虎虽倒可不肯息其威,有次老余杭来一戏班子,明已挂出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戏牌,杨家硬要班头来杨家放过炮仗,供奉过祖宗后方可上演。无独有偶,也有钱氏后裔不看《杨案》影视剧的,因剧中那毒药是钱氏药铺卖的,且药铺老板死于恶病。杨乃武生有一子一女,子杨桐卿意欲出家,后经家人劝解方息。后杨桐卿已精神失常,常在家把头发装束成道士相。杨桐卿生有两子一女,长子宪章,次子廷章。宪章后人在余杭地区。次子廷章娶杭城一富家女,就在新郎新娘回门之时,其岳父要廷章也不要回杨家,因杨桐卿反对,后廷章也不娶,遂无后嗣。杨乃武之女杨浚去了金华,据说她后代仍分布在浙江,也有的在海外。

世局鼎沸,器器百年,一代红颜终成了余杭风韵传奇人物,这个故事如汤汤白水,仍将流传。

## 爱梅说

□章安君(浙江省作协会员)

我以前是不太喜欢养花赏花的,以为培养那艳丽的花朵,费力劳神,而花朵短暂的一显,不过是一种镜花水月的幻觉而已。

记得多年前,和肺癌苦苦搏斗了两年的老父忽然去世,万里悲风,我心中的枝头飘着一片片秋叶,我整日地狂思,追忆老父点点滴滴的心灵记忆,连续几个月的严重失眠,我开始安排每天登山计划,想在那松涛劲草中找到人生平衡。

在西山的古道中,千万株古松苍茫凝翠,松果轻轻地掉下来,石径牵着我漫无目的地行走,忽然一声喝彩从丹田中飞出,如玄鸟投林般,前面猛然溅起的一片红霞,呵,是红梅开了!

在这阴云层层中,大地上早已经群芳泯灭,千卉为泥,但是这寒风中唯一的花朵,纵横着、跳跃着,以一种无畏昂扬的姿态。这多么令人惊心。红梅如此灿烂,它甚至不借助一片绿叶的呵护扶持,只凭着那铁骨,在枝头开着一树热血和一树浩荡西风。在这样寒风刺骨的季节里,我想红梅花开绝不是美人悠然的独步,而是侠客风潇潇的壮行。

几天后一场大雪袭来,千山白茫茫的如此孤寂,我踩着深雪,又去看梅,一枝枝梅花的枝干包裹上了水晶般的冰层,薄如蝉翼的红梅丝毫没有冻折,那一根根金黄的花蕊依然是那么生机勃勃,这是怎样的生命斗志啊,愈冻愈强,愈冻愈艳。历代虽有各种梅花谱,但梅花的精气神又该去怎样渲染?

说来有缘,离我处二十公里的开化县城郊外张村,这里曾住着我的宋朝老乡张道洽先生,他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梅痴,又号梅花诗人。北宋诗人林逋,晚年隐居杭州西湖,过着所谓的“梅妻鹤子”的清闲日子,很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推崇。他的咏梅诗更被捧到天上,似成千古绝唱,无人能企及了,但王十朋慕名去读他的集子,发现他的咏梅诗并不多,只有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一首为佳而已,而张道洽写有梅花诗300余首,可谓写梅专业户,这在中国古代诗坛,堪称绝对的写梅花牛人了。他的梅花诗被后代文人墨客所赞颂,请看他的诗作:“不与百花竞,春风暮地生,故将天下白,独向雪中清。”还有《岭梅》,“到处皆诗境,随时有物华。应酬都不暇,一岭是梅花。”

梅花,这不屈的生命之花,在我心中如此汹涌,我想起了老父亲在最后的生命时光里,癌细胞四处扩散,但他没有发出一声痛苦呻吟,虽然从他那紧锁的眉头,我们全家体会到他是多么的痛苦。他拒绝打止痛针,他认为打此针会把头脑搞糊涂。腰部的痛苦使他不能卧床,他竟站立着吊液体,每天长达十余小时,这哪像是八十六岁的老汉,这分明是寒风中的老梅啊。在这惨烈的人患大战中,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一个老新四军身经百战硬朗的风格,我想世上万事万物,只有在风刀霜剑、十面埋伏的围困中,才能显现一种品格。

所有的生命,也只有通过那无情的淬火,才能印证一种过硬的品质,而一朵朵红色的梅花,就是一朵朵咯血的思念,生存不易,生活多艰,大地给世人预设了一道道艰难之坎,但总在梅花冲锋斗雪的精神中黯然消散;万木凋零、百花齐暗,但梅花特有的信念,会是芸芸众生突破严寒走向春天的动力。

# 晚潮专栏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